

杜长胜 ◎ 主编

“纪念田汉、王瑶卿、萧长华、史若虚
暨新中国戏曲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研究四位老校长的戏曲教育思想
探讨新时代中国戏曲教育发展大计

新中国 戏曲教育纵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中国 戏曲教育纵论

杜长胜◎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戏曲教育纵论/杜长胜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39 - 4753 - 7

I. 新… II. ①杜… III. ①戏曲—艺术教育—中国—文集 IV. J82 -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362 号

新中国戏曲教育纵论

主 编 杜长胜

责任编辑 褚秋艳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753 - 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前言

杜长胜

2008年，适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校长萧长华先生诞辰130周年、王瑶卿先生诞辰127周年、田汉先生诞辰110周年、史若虚先生诞辰90周年。中国戏曲学院于2008年12月5日-6日在北京隆重举办了“纪念田汉、王瑶卿、萧长华、史若虚四位老校长暨新中国戏曲教育学术研讨会”，缅怀田汉先生、王瑶卿先生、萧长华先生、史若虚先生四位老校长为新中国戏曲教育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研究四位老校长的戏曲教育思想，探讨新时代中国戏曲教育事业的发展大计，这是戏曲教育界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空前盛会。会后，我们搜集整理了专家学者们在会议上的精彩发言，各位作者对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做了精心修改，在此结集出版。

1950年，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现代戏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戏曲改革的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亲手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所戏曲学校——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直属的戏曲实验学校，并亲任校长。作为我们的第一任校长，田汉同志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先后亲自登门邀请萧长华、王凤卿、王瑶卿、尚和玉、谭小培、马德成、张德俊、金仲仁、鲍吉祥、刘喜奎等来校任教，被后人誉为当时中国戏校的九大教授。特别是田汉老在京城寻访刘喜奎成为艺坛的一段佳话。他不辞辛劳，在京城四处奔走，寻找刘喜奎先生的下落，先后寻找了17户人家，最终，通过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协助，在安定门内谢家胡同找到了这位享有声誉的老教育家，并为他在阜成门内（王府昌胡同）安置了新居。这一艺坛佳话深深打动了当时新老艺术家的心扉，温暖了刚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新老艺人。在田汉同志等人的努力下，京剧艺坛的名家、名师，荟萃中国戏校，为以后中国戏校培养出

一代代新人奠定了基础。田汉老虽然担任校长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中国戏校的主要创建人，他揭开了新中国戏曲教育的新篇章，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

王瑶卿先生和萧长华先生都是在古稀之年以后，分别于1951年和1958年担任中国戏校的校长。王瑶卿先生是一位卓越的京剧艺术革新家，他勇于革新创造，以其丰富的艺术实践为后世树立了艺术继承、革新创造的典范。在中国戏曲艺术继往开来的发展史上，贡献卓著。先生中年起即从事戏曲教育事业，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四大名旦和诸多的卓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曾“王门立雪”，听受过先生的教诲。他不拘一格、因材施教，造就了众多京剧艺术名家。1951年他于古稀之年接任我校的第二任校长，每每亲临课堂，虚心传艺，深入剧场，督导弟子，为培养艺术的新一代而不遗余力。被梨园行内外一致推崇为丑行泰斗、一代宗师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萧长华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戏曲教育家。萧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共有六十多年培养京剧艺术人才的教龄，育弟子学生不下千人。他古稀之年担任校长以后，把后半生全身心地献给了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爱校如家，视学生为亲生子女，受到师生员工的爱戴。

史若虚同志作为中国戏校的创始人之一，从1950年起先后担任教务长、副校长，1978年任中国戏曲学院首任院长。他数十年如一日，忠诚于党的戏曲教育事业，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畏惧困难，努力开拓创新，在戏曲教育的岗位上，献出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史若虚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并非戏曲业界出身，但他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干一行爱一行，终于成为杰出的戏曲教育家和管理者，堪称我们党的干部中，由业界外行变为内行的典范。他是慧眼识才的伯乐和辛勤育苗的园丁，他和全校的教职工一道，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戏曲幼苗早已绿树成荫、桃李满天下。他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戏曲育才的经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一个比较完整的新中国戏曲教育育人体系由此而形成，在新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这四位校长既是我们学校的开拓者奠基人，也是新中国戏曲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是我们艺术教育工作者永远的楷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戏曲学院与我们伟大的祖国共同进步和成长，学院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新成长、新进步、新发展、新成就，也是与以四位老校长为代表的中国戏校的

几代老前辈的未尽事业的继续，也是他们优秀的戏曲教育思想、优秀的戏曲教育传统和由他们奠基、培育的戏校精神、国剧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在迅速变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要有借鉴和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胸怀，也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守望我们的民族精神家园。研究继承弘扬和发展以四位老校长为代表的一代优秀戏曲教育家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纪念他们缅怀他们，就是要学习他们热爱和献身戏曲教育事业的高尚精神，学习他们紧跟时代、追求真理、献身民族艺术事业的思想信念，学习他们勤奋耕耘、不断开拓、勇于创新的艺术品德，学习他们爱学校、爱学生、德艺双馨、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团结同志的人格风范。我们要努力研究和继承他们为后人留下的丰厚的艺术教育遗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学院办得更好，为弘扬振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杜长胜	1
亲历·感动·受益	
——深切缅怀我们敬爱的四位老校长 刘秀荣	1
抚今追昔	
——追忆田汉等四位老校长 金 桐	23
务实求真、继承开拓	
——纪念中国戏曲学院老校长们的办学精神 李小琴	29
浪漫的实践艺术教育	
——田汉在上海的办学精神 王 强	35
“从文学到哲学”与“从哲学到文学”	
——由《三叶集》看田汉与宗白华青年时代 的学术理想及其对当代戏曲教育的启示 王云亮	44
传人文风骨 绽桃李芬芳	
——深切纪念老校长王瑶卿先生 李红兵	55
德艺双馨 垂范菊坛	
——在纪念萧长华先生诞辰 130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钮 骠	58
空前绝后总教习 田志平	65

萧老塑汤勤

- 为纪念萧长华诞辰 130 周年而作 郑 岩 75

往事难忘

- 回忆史若虚校长 奎 生 94

- 永远的史校长 葛士良 101

寻求戏曲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 史若虚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贯 涌 113

- 史若虚院长是京剧音乐创新的引路人 费玉平 118

为创建中国戏曲学院（校）鞠躬尽瘁

- 纪念史若虚先生 王诗英 122

《兰考红心》

- 中国戏曲学校“收山”之作 阎 骏 133

- 戏曲创作教育的思考 颜全毅 143

- 浅析当今戏曲表演教育的现状 王晓燕 149

- 在素质教育版图中的中国戏曲教育 钟 鸣 155

- 简谈我国艺术教育管理特征 徐东生 162

- 戏曲表演艺术教育程式性思维的确立初探 张 娟 171

- 加强戏曲声乐教育 铸就戏曲歌唱人才 唐银成 178

- 论毯子功与竞技体操训练方法的结合 李轶博 186

深切缅怀前辈功绩，推进戏曲教育发展

- “纪念田汉、王瑶卿、萧长华、史若虚四位老校长暨新中国

- 戏曲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锡淮 194

亲历·感动·受益

——深切缅怀我们敬爱的四位老校长

刘秀荣

我们的四位老校长就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发展史，他们的功绩就是一部教科书。

首任校长——田汉先生

田汉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开拓者，也是戏曲教育的先驱。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先生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旧剧进行改革创新，编写了《江汉渔歌》、《岳飞》、《金钵记》、《六国封相》、《陆文龙》、《葛嫩娘》、《情探》等有进步思想内容的新戏，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田老热情关切戏曲教育，亲自筹划组织奔走，具体指导，创建了

“四维儿童戏剧学校”，“四维”二字是取自古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儿童戏剧学校是一所不同于旧科班的新型戏剧学校，破除封建迷信，不供祖师爷，不烧香磕头，没有旧科班的陈俗陋习，学生也不能有“小老艺人”的作风，用新的思想、新的方式管理教育学生。四维剧校的学生大多是来自沦陷区的孤苦无依的难童，其中大部分是旧剧从业人员的子弟，年龄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七八岁，当时不仅不收学费，还要负担学生们的衣食住行和教职工的一切开销。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依照田老当时的特殊身份（“四维剧校”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编制），师生一切都按军队官兵的要求，不仅有戏曲专业课，同时学习文化。田老亲自任名誉校长兼顾问，并安排夫人安娥女士给学生们上文化课和戏曲知识课。田老对四维剧校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它是戏曲改革的“火炬”，是新鲜血液，也是排演新平剧（京剧）的实验场所。四维剧校除了学习传统剧目，进行技艺训练，演出剧本大多是田老编写，由当时进步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也就是后来的著名导演艺术家李紫贵先生导演的新剧目。

田老还为剧校写了校歌：

我们是烈火里锻炼的钢条，
我们是风雨中生长的新苗。
我们踏遍了千重山海，
我们忍受了七八载的辛劳。
我们要为新时代歌唱，
我们要替老百姓呼号！
同学们，这是艰难的工作，
但也是伟大的创造。
进步的必须学习，
腐败的必须丢掉。
我们要把锈铁磨成针，
我们要在逆水里撑篙。
同学们，我们虽然幼小，

将使人民夸耀。
坚持改革的旗帜，
走向光明的大道！

这不是普通的校歌，这是田老创造的办学宗旨和追求的目标。

由于四维剧校演戏的内容是新思想，“坚持改革的旗帜”，舞台上的演员是年轻的新人和少年儿童，他们是为“新时代歌唱”、“替老百姓呼号”，为此深受劳苦大众，特别是有进步思想的爱国青年的喜爱和欢迎。所以四维发展得很快，从东北的四维一分校（总校），到后来在广西桂林成立二分校，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西苑成立了三分校，在北平长辛店成立了四分校（后合并到三分校）。我就是在1947年12岁时参加了国民党208师四维三分校，改名为刘维蔓。因为四维剧校学生的名字中间都带一个维字，所以取名维蔓，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改回我的家名刘秀荣。

我参加四维剧校后听说的第一个名人就是田汉先生。因为演的戏是田老编的，校歌是田老作的词，所以田老的大名在四维剧校是响当当的。我记得，当时校歌的用处可大了，早起出操前要唱，一日三餐前要唱，演出开戏前更要唱。那个时候年纪小，并不理解歌词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好听，曲调很带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唱校歌总感到催人奋进，思想里也有了一些对戏曲改革的肤浅认识，可以说田老是我们初受戏曲教育的启蒙老师。

田老不仅是我们的戏曲教育的导师，更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的时候，208师欲将四维剧校随军一起撤往台湾，是田汉先生想方设法委托进步的民主人士、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带话，叮嘱四维剧校的师生：“如果北平发生什么情况，大家千万不要动，想尽一切办法留守北平，我会想办法和你们联系的。”是田汉老和马彦祥老决定了四维剧校的命运和前途。

北平和平解放后，田老和马少波、马彦祥以军管会文艺处的名义接管了四维剧校三分校，我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田老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以四维剧校为基础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戏曲学府——中国戏曲学校。我和我们四维剧校的伙

伴们成为了中国戏校的第一批学员，从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培育的第一代京剧演员。

田汉先生当时任中央戏曲改进局局长，兼任中国戏校的首任校长，虽是兼职，但一直是全身心地投入戏校的领导工作。首先就是呈报国务院，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为戏校请来一批德高望重的前辈表演艺术家王瑶卿、王凤卿、萧长华、谭小培、尚和玉、郝寿臣、鲍吉祥、金仲仁、张德俊、马德成为教授，这就是戏曲界的十大教授，他们都是戏曲界身怀绝技的大师级人物。同时还聘请了姜妙香、刘喜奎、李桂春、白云鹏等一批艺术造诣高、深孚众望的艺术家来执教。这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整个文艺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戏校的牌子一下子就打响了。再加上一批富有演出和教学经验的名师们到校任教，强大的教师队伍保证了教学质量和水准，加上严格的管理和要求，学生们都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专业上有了飞快的进步，对外演出赢得了文艺界专家的一致肯定，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们的喜爱和追捧。丁兰根同志就曾说过：“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爱看中国戏曲学校刘秀荣他们那一代学生的演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观众就是爱看学生们的演出，不管是在“大众剧场”，还是“长安”、“吉祥”，抑或是“圆恩寺”、“小经厂”，各大小剧场风雨无阻地买票追着看我们的演出。记得著名的影视艺术家、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王铁成先生，在很多场合都说：“想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爱看中国戏校学生们的演出，在哪儿演我都去看。骑车上学的路上，一听无线电正放刘秀荣的《断桥》，我就会赶紧把车停在路边，等听到末一句‘学燕儿衔泥土重整家园’，一看表早已过了上课时间了，干脆回家让我爸爸写个病假条请一天的假。就这么大戏瘾。”听起来像个笑话，今天回想起来当年正值“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和众多艺术家炉火纯青的顶峰时期，在戏曲界有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一席之地，可是真不容易呀！这主要是得益于老前辈的无私传授，使我们学到了真本事，观众才认可。

事实证明，田老首先抓“继承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措施是正确的，是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戏曲教育方针和政策的。

田老治学的另一举措是“开门办学、改革创新”。中国戏校是一所全新的戏曲教育学校，虽然专业学演的是传统戏，但不是旧科班、老戏班，田老遵照

毛主席“推陈出新”的指示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出新。戏校成立之初（当时还叫北京戏曲实验学校），第一个公开见观众的剧目就是解放区编演的《红娘子》，这是描写农民起义领袖李闯王帐下大将李信的故事。此后陆续演出田老编演的《江汉渔歌》以及延安平剧院编演的《三打祝家庄》等新戏。田老还为戏校编写了《牛郎织女》，颇受观众欢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初，中央文化部准备于1952年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各剧种各大剧团积极准备创作排练参演剧目。我们的老校长把原来编写的《金钵记》重新整理加工，润色创作出一个新的剧本《白蛇传》。

田老没有把大作交给大剧院、名演员、艺术家，而是拿给戏曲学校，让学生们排演，这位大戏剧家的胆量够多大呀！这也是对青年一代学生们的关爱、培养。戏校接到任务后，立刻全校动员，组织了强有力的创作班子，决定由王瑶卿先生担任艺术指导并设计唱腔，由当时担任教务长的史若虚先生统筹全局并协助搞唱腔设计，由当时担任戏校教导室主任的李紫贵先生任导演，著名鼓师阎宝泉先生担任音乐设计并司鼓。老师们分成文戏、武戏两组，文戏组有梁连柱、荀令香、赵荣欣、汪荣汉等先生；武戏组有郭文龙、赵雅枫等先生协助导演工作。全校师生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除文化课外，一天三班积极投入到《白蛇传》紧张热烈的创作排练之中。

我是个幸运儿，在我16岁的时候，天大的喜事降临到我的身上，戏校领导决定让我演白娘子，当史教务长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王老把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通知我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王老亲切地对我说：“鬼妞啊，你可是我点的将，我打了保票的，我心里有底，你得努力呀！”我激动地向二位老人家表态：“我感谢领导对我的栽培和信任，我一定要把戏排好，不给您二老丢人。”王老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史教务长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对我说：“去吧，好好练！”我向二位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快步跑出了会议室，一下子跳下台阶，在院子里奔跑起来，我就像一只小燕子一样在天空中自由欢快地飞翔！我将与艺术大师、名演员们一起参加展演，这是我艺术生涯中一件非常有意义并无上荣耀的大喜事，我怎么能不激动、不振奋、不高兴啊！然而在兴奋之余，我冷静下来一琢磨，这副担子可是

真的不轻啊！仔细算来，我从1947年学艺开始，到1951年我只有4年的艺龄啊，就要排演这么大一出戏，而且还要和全国这么多的艺术家一起演出，这可不是儿戏呀！就在我感到有压力的时候，老恩师王瑶卿先生叮嘱的话像一声惊雷提醒了我，同时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我打消了一切杂念，排除了一切干扰，遵照校领导“好好练”的要求，除了文化课之外，我给自己规定每天要练5遍功，雷打不动。功者功夫也，什么是功夫？功夫就是时间，我要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坚决拿下《白蛇传》。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田老新编的《白蛇传》问世后参加了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支唯一的以学生身份参演的年轻团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反响极其强烈，认为是“小孩演大戏”，“戏校学生演出了剧团成人演员的水平”。我们首演的《白蛇传》获得了多项奖。老恩师与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获得了最高荣誉奖。王老是唯一没有上台表演而获此项殊荣的艺术大师，足见老恩师的威望和对戏曲事业的贡献有多大呀！李紫贵先生获得了导演奖。我们学校获得了集体二等奖（获得一等奖的是云集东北三省武生、武丑和武剧演员的《雁荡山》。获得集体三等奖的是中国戏曲研究院二团张云溪、张春华等主演的《兵符记》）。我个人荣获了演员二等奖，京剧演员同获二等奖的还有李万春、李宗义、李盛藻、李洪春、张君秋、张世麟、云燕铭、赵荣琛诸位大艺术家。扮演小青的许湘生和扮演许仙的朱秉谦获得了演员三等奖，同时获得演员三等奖的还有尹月樵、李金泉、李幼春、景荣庆、叶盛长、骆洪年等名家。著名作家刘绍棠曾评价这次全国会演的奖牌含金量是最高的。

《白蛇传》轰动了文艺界，一时间全国各地京剧团众多艺术家、名演员纷纷排演此剧。1954年中国京剧院叶盛兰、杜近芳先生等也排演了《白蛇传》。从那时起，《白蛇传》及《水漫金山》、《盗仙草》也成了京剧院团出国演出的必带剧目，《白蛇传》作为京剧的经典剧目一直流传至今。

《白蛇传》成了中国戏校的校戏，提到《白蛇传》就会想到中国戏曲学校，讲到中国戏曲学校就必然与《白蛇传》联系在一起。

《白蛇传》在会演中表现出的“一棵菜”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成为佳话，更为戏曲表演团体所效仿、推广和保持至今。

《白蛇传》造就了中国戏校的艺术风格——真才实学、传统规范、改革创新。

田老的另外一个高明的举措就是把中国戏校推向世界。田老以他在国际上的影响，极力推荐、安排和陪同外宾到学校参观，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的京剧艺术和中国戏曲学校，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一代京剧新人。外宾除了参观课堂看学生练功外，最后大多是观看《白蛇传·水漫金山》一折，像前苏联木偶大师奥布拉兹卓夫、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们都曾到校参观，因此，中国戏曲学校不仅名扬大江南北，同时在国际上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中国戏曲学校首任校长田汉先生坚决执行党的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一代戏曲新人的教育思想。田老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开了一个继承传统、改革创新的好头！奠定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独具戏校艺术风格的良好基础，创出一个全新的戏曲学府和培养一代代戏曲事业接班人的金字招牌，实现了田汉先生当年没能实现的“要为新时代歌唱”、“坚持改革的旗帜”的理想和目标。

第二任校长——王瑶卿先生

田老由于担任着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后来的艺术局）局长职务，同时肩负着中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等领导职务，社会活动繁忙，便不再兼任中国戏曲学校校长的工作，中央文化部决定任命并报周恩来总理批准，由王瑶卿先生继任中国戏校校长一职，这是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也是众望所归。

王瑶卿先生这个光辉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京剧这个领域里却是创新前进的一面旗帜，在演、导、编方面的业绩是京剧发展历程上令人折服的一座丰碑，当年与谭鑫培一同被称为“京剧生旦两位革新家”。

王瑶卿先生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与老生分庭抗礼、以旦角挑班、挂头牌的先例，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唱大轴，挂头牌，挑大梁，王老是第一人。

在京剧舞台上，自行其志，独立门户，旦角创流派，王老也是第一人，当年出现“无生不谭，无旦不王”的鼎盛局面，这也是王老的又一大贡献。

在王老之前京剧旦行，青衣专重唱，不讲究表演，只是“捂着肚子苦唱”。花旦表演重演而少唱，武旦只有武没有文。当时，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不能兼演。这种旧的规矩谁也不敢破，王先生勇敢、热情、自信地创造出融唱念做打于一体，集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炉的新行当“花衫”，这又是王先生的一大贡献。

随着“花衫”这一新行当的出现，王先生编演了《十三妹》、《棋盘山》、《珍珠烈火旗》、《花木兰》、《穆桂英》、《万里缘》、《金猛关》、《孔雀东南飞》、《梁红玉》、《福寿镜》、《貂蝉》、《王宝钏》、《女斩子》、《雁门关》、《虹霓关》、《湘江会》、《陶三春》、《汾河湾》、《得意缘》、《缙紫救父》、《破洪州》、《南天门》、《女起解》、《玉堂春》、《梅玉配》、《天河配》等一批别具风貌、焕然一新的优秀剧目，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认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这也是王老的又一大贡献。

王老不仅是一位表演艺术家，更是一位杰出、卓越的戏曲教育家，老人家46岁的时候，由于不幸失嗓谢绝舞台，从此掀开了老人家艺术生活中崭新而光华的一页——专事课徒传艺，把希望寄托在弟子身上，通过他们的实践来践行自己的革新建树。老人家不是像一般的老师那样照本宣科，怎么学来的原封不动地教给弟子，培养出几个“小王瑶卿”，而是根据弟子们的不同素质、不同条件，把他们引向各自所长的艺术发展道路上。如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都出自王门，经过王瑶卿先生的“调教”，创造出了不同艺术风格的流派。王老不仅“调教”出了“四大名旦”，还培养出了张君秋、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四小名旦”，京剧界有成就的旦角演员均出自王门，桃李遍天下。老人家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所有旦行流派都是老人家这棵大树的支脉，至使京剧旦行艺术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王先生不仅是京剧旦角行当备受敬仰和推崇的一代宗师，而且还精通京剧中生、净、丑的表演艺术，同时通晓乐队文武场面，可谓“六场通透”，教戏说“全堂”（包括生旦净丑各个行当、乐队的文乐和打击乐），因此被尊为“通天教主”。

王老是在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前第一位到戏校传艺的老教授，所以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王老担任校长一职是最合适最称职最

受欢迎的人选。

老校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一生经历了多次社会变革，饱尝忧患，历经沧桑，古稀之年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又被任命为中国戏曲最高学府的校长，老人家心里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在就职讲话中，老校长说：“我已经是71岁的人了，看到了新中国，看到了艺人翻身，国家瞧得起我，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只有发誓献身于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凡是我所会的，将毫无保留地倾囊以赠！”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充满了老而弥坚的精神。老人家以对党感恩的朴素感情，不顾年迈，把全部心血投入到教学工作中。老人家以校为家，制定教学规划，建立和加强各种教学制度，对每个教师所教的剧目都要经过审查，彩排合格后，才能对外演出，不够质量，要重新加工，有的重点戏，最后必须经过老人家亲自加工，直到满意时方能上演，而且提出了“随排、随演、随改”的要求，并形成制度。由于老人家的严格要求，大大提高并保证了教学质量。王老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大公无私，一切以学生的学习为主，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对学生的爱护与对自己的亲生孩子无异，学生对王老的敬爱也如对慈父一般。王老在担任校长期间，如同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愉快忘我地工作着，奉献出晚年的全部精力，把自己的艺术全部传授给了学生，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人才。

我作为戏校的一名学生，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王瑶卿先生，并且得到了老人家四年之久的手把手的精心培育，成为老人家最小的一个学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幸福。

从1949年起，老恩师除了校务工作外，每天为我传艺，雷打不动。四年当中老恩师教授了我大批的王派剧目：《珍珠烈火旗》、《十三妹》、《孔雀东南飞》、《玉堂春》、《王宝钏》、《龙凤呈祥》、《貂蝉》、《宝莲灯》、《审头刺汤》、《汾河湾》、《打渔杀家》、《大保国》、《二进宫》、《宇宙锋》、《芦花河》、《三娘教子》、《四郎探母》、《法门寺》、《长坂坡》、《穆柯寨》、《穆天王》、《棋盘山》、《头二本虹霓关》、《樊江关》、《五花洞》、《得意缘》、《梅龙镇》等，甚至连《战太平》里二夫人都教给我了（当年童祥苓报考戏校选修班时就是我陪他演的二夫人）。这些戏包括青衣、刀马旦、花旦、闺门旦等各个旦行，也就是老恩师开创的“花衫”这一新的旦角行当。这些戏大多成